

## 養蟋蟀的種種

王桂宇筆記

吾國境內，養蟋蟀之風，南北皆然。以一昆蟲之微，生命最長者，不過半年。而懇勤經營，珍惜備至。覓購佳種，竭慮殫精。局外人見之，或鑿其玩物喪志，廢時失業。好之者，方沉酣其中，流連忘返。所謂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」。不然，亦不致入人之深，若是其甚也。不過，在一般有閒階級，飽暖無事，入秋以後，營得蟋蟀若干，資以消遣，較之嫖賭吸煙，較之溜冰跳舞，亦殊有雅俗之不同。北平市上，以養蟋蟀著名者，向推同仁堂藥家，及名伶余叔岩。但近年以來，則已中止玩弄。宣外十間房義豐煤油莊經理人梁君壽山，發憤其中，亦歷有年所。去年秋間，尙蓄有百餘盆。記者特於最近，赴義豐煤油莊訪問。梁君接見後，對記者談述養蟋蟀之種種，頗爲詳盡。茲錄誌其談話情形如次：

### 產區之別

記者問：養蟋蟀者，其蟋蟀何由而來？梁

答：蟋蟀一物，吾國南北各處，所在皆有。『蟲聲唧唧』，爲一般詩人墨客之口頭資料。故出產地城，不以某一隅爲限。但養蟋蟀之唯一目的，全在嗜鬥。而有嗜鬥之實力者，即非具有健壯之生理不可。北平市上，爲平原地域。而蟋蟀之出生，以草木茂密之區，較爲健壯。故本

地蟋蟀，乃無甚價值。南方各地，草木茂密，所產蟋蟀，似應健壯矣。而蟋蟀之性，又須寒暖適中。氣候太暖，恰足促成生理之疲弱。故南方蟋蟀，亦難言乎精悍。至於關外一帶，以氣候嚴寒，所產蟋蟀，又不甚威猛。比較佳良者，爲西陵附近之產物。再佳，則山東出產，由火車上裝運而來者。養蟋蟀者，按時赴蟋蟀店，出資挑購，攜回料理而已。

**本地最劣**

記者問：本地蟋蟀，竟無嚙鬥之能力乎？  
 梁答：凡屬蟋蟀，因天性所關，兩雄相遇，即非嚙鬥不可。不過，品種有優劣，實力有大小。其嚙鬥程度，即顯然不同。本地蟋蟀軀幹渺小，嚙鬥程度太差。老於養蟋蟀者，皆不肯過問。附近鄉民捕得，携入城市，不過以每頭三數枚銅元之代價，售於幼小兒童，作為玩物。以料理不得其法，用具又過於簡單，遂絕無嚙鬥之實力。其實，若經養蟋蟀老手之料理，本地蟋蟀，與本地蟋蟀相遇，亦有相當之嚙鬥力。究竟，本地出產，因限於地理，總無成爲能將之希望。故蓄養蟋蟀之專家，皆卑視之，不肯收買。蓋養一盆蟋蟀，即須耗費一番之人工。無代價之犧牲，當然無人願爲也。

**如此販賣**

記者問：西陵蟋蟀，與山東蟋蟀，其販賣之手續如何？  
 梁答：大抵，在西陵以及山東當地，一交夏末秋初，一般貧苦人等，即所在覓捕蟋蟀。

**捕捉之法**

捕得後，以每頭銅元數枚之代價，售於蟋蟀商販。如此，收買衆多後，將每個蟋蟀，貯於直徑二寸餘之圓形小罐內。每十四個小罐，細作一起，謂之「一板」。集成若干板，運載來平。沿途經過稅卡，尚須按玩物繳納捐稅。其繳稅標準，則以重量計，不以板計。運抵此間後，投蟋蟀店寄居，靜候買主之來。養蟋蟀者，前往購買時，可以自行挑選，由各板中，任意指購。湊成一板之數，即與該商販議價。其價格，即以板計，不以個計，蟋蟀有大小，價格自不一律。如宣外大街路西之萬順店，即北平市上，最爲著名之蟋蟀店也。

記者問：捕蟋蟀之法，可得聞歟？  
 梁答：蟋蟀居處，概在土洞之內。洞形縱長可盈尺。入夜，或立於洞口，吸取露水。或伏於洞之中部，唧唧而鳴。捕蟋蟀者，以長約二尺之木棍，上綴花槍尖頭。隨帶罌子，小罐之類，以備應用。若聞蟋蟀鳴聲，即撥草尋之。得洞口後，測知洞身之方向，即以花槍頭，由洞之後方約距

洞口一尺許之處，尖端向洞口，直刺而出。經此一刺，蟋蟀即由洞口躍出。此時，持罩子籠住蟋蟀，該蟋蟀即可躍附於罩子之絲絨上。再持罩子，傾蟋蟀入於小罐，而捕蟋蟀之手續畢矣。所宜注意者，刺下槍頭時，總須距洞口尺許。若距離太遠，固感鞭長莫及。距離太近，槍尖入土時，或將蟋蟀閉於洞內。有此警報，該蟋蟀即愈鑽愈深，永無捕得之希望。此罩子，北方皆以鐵絲編成，大致如漏斗狀。在南方產竹之區，則多削竹管，劈成細絲。在蟋蟀罩子中，最為佳品。

### 小罐不同

記者問：該項小罐，亦有作用乎？梁答：該項小罐，其值甚廉，本無甚作用。然貯蟋蟀之盆罐，非操徑適中不可。過燥過溼，皆不適蟋蟀之生理。通常新燒之小罐，皆性燥而熱。若貯蟋蟀其中，即致燒毀。惟該項小罐，質雖不佳，而絕無損害蟋蟀生理之事。該項小罐，係以泥土燒成，表面尚有黑釉一層。罐之底，墊有黃土。罐之上，以洋鐵板蓋之。大抵，蟋蟀由山東來者，其

小罐概係新製。罐口之洋鐵板，光明無銹。至於由西陵來者，則係山東製之舊罐。罐口之洋鐵蓋，皆有銹痕。故購蟋蟀時，一認其小罐上之洋鐵蓋，即可知為山東產，為西陵產。因西陵附近，並無燒製小罐之窯廠，非借用山東燒製之舊罐不可也。

### 可資辨別

記者問：西陵蟋蟀，何由而得許多之舊罐？梁答：小罐一物，其值既賤，若由山東轉運而來，未免所耗不貲。好在，凡養蟋蟀之家，購回蟋蟀後，皆一一轉蓄於「養盆」內。其小罐，即無所用處。一年之中，購得二百蟋蟀，即有小罐二百。至明年，遇販賣西陵蟋蟀者，可持舊小罐，向其抵換蟋蟀若干。該商販，以少數蟋蟀，換得大批小罐。載運以歸，備來年貯蟋蟀之用。故由西陵運來之蟋蟀，其小罐，多為數年以上之物。罐上之洋鐵蓋，亦自銹敗不堪。有此重大原因，亦辨別品種之絕妙標識。因新舊之別，限於事實，無法偽造，故易於鑑定也。

### 購買價格

記者問：蟋蟀之價格，約為若干？梁答：蟋蟀一物，本無標準價格。購者愈衆，價格愈高。大抵，欲購佳種者，非搶先購買不可。一個蟋蟀商販，投入蟋蟀店以後，購者即宜儘先前往挑選。挑出若干板，與商販議價。價格議妥，購買而去。此其價格，為第一等。以次，再來購買者，為第二等，第三等。漸挑漸劣，價格即漸低。以近年價格言：第一等之價格，每板概在二十元以內。最低價格，每板亦可值四五元。此為通常購買之法。間有一二特佳之物，由商販另置一處，獨標重價，其數則不一。本人所知，數年前，余叔岩購得一頭，竟出大洋四十元。此種價格，可謂最高等。事實上，不可多得。去年，本人購有一頭，出資七元八角。在蟋蟀中，亦殊為名貴之品。此外，有謂一頭可值數百金者，則事近荒唐，吾人不便附會其說，因訛傳訛也。

### 外埠豪賭

記者問：梁君所舉價格，各地皆然乎？梁答：本人所談，概係北平市上情形。至於外埠，則不可一概而論。原因北平市上，鬥蟋蟀之事，完全為一種之遊戲性質。偶賭輸贏，多者一元錢，少或一二角。分勝負後，聊助雅興。至於上海天津各處，鬥蟋蟀者，動輒賭六八百元，以至一二千元。此種賭法，則成一種之賭博性質。其號稱「將軍」之蟋蟀，屢門屢勝，一頭可值數百元，亦意想中事。不過，北平市上，則未之見耳。

### 始終不鬥

記者問：曩余叔岩以代價四十元，購得之蟋蟀，亦只賭一二角錢以至一元乎？梁答：通常蟋蟀之重量，為六七釐，八九釐。重達一分者，已屬佳種。在一分二三釐者，更屬難得之選。曩余叔岩所蓄價值四十元之蟋蟀，體重竟達一分六釐。而鬥蟋蟀之規則，概以體重為標準。分量輕者，不與分量重者嚙鬥。故余叔岩之該頭蟋蟀，蓄徒數月，迄無願與嚙鬥者。一日有某君携一火蟋